

风雪夜

(話 劇)

刘 才



目 录

风雪夜	(1)
矿工	(14)
师徒之間	(34)
誰負責任	(52)

风 雪 夜

人物：

道 尔 吉 50岁，蒙族牧民。

斯 琴 19岁，道尔吉的女儿，牧业社组长。

巴 特 尔 23岁，道尔吉的儿子，社员。

索木书记 30岁，牧区区委书记。

李 永 26岁，煤矿生产队长，汉族。

李 主 席 35岁，煤矿工会主席，汉族。

时间：五八年四月一天的深夜。

地点：内蒙某地草原牧场。

布景：舞台右侧，有一个蒙古包，切成断面形，右侧一门通草原，包内中间放着一个小花纹地桌，上边摆着银盃茶具，桌后有一壁炉，炉上放着煮茶的铜壶，左右两侧都放着板床，上面迭着被褥、皮衣，正面有一花纹木箱，上边摆着毛主席象、马蹄表和一块哈达，右侧门旁有一柜厨，厨上放着马鞍、马銜和一个脸盆，包壁上贴着一张民族大团结的年画，另外挂着一面“保畜爱畜”的锦旗，一盏油灯放在地桌上，包内一切整洁俐落。

幕启：狂风怒吼，沙雪飞扬，疾风暴雪掩盖了草原牧场，天空

变成风雪的海洋。

远处传来了几声犬吠，随之又传来了道尔吉的喊声——
哎，快点呀！羊圈门开啦，羊跑啦！大家快救羊啊！另
一个女人声——哎！堵住它！别叫羊跑到冰湖上去！又
一个人声——堵住西边！追呀！人声杂吵，马蹄奔跑，
群羊乱叫，随着暴风雪混成一团，两个蒙古青年手拿套
马杆子从右后侧急跑上。

青年甲：快点，羊跑啦。

青年乙：哪组的？

青年甲：二组的。

青年乙：快叫小组长，（二人走向包门）小组长，小组长！（拉
开包门一看）啊，不在？

青年甲：快走，追羊去。（二人急跑下）

〔道尔吉冒着风雪从右后跑上〕。

道尔吉：斯琴！斯琴！〔冲进包内〕糟啦，羊被雪卷到冰湖上
去就完啦！（抱起地上的马鞍等向外冲又被大风吹回）他妈的，你刮吧，刮得再大一点，这满不过给我
们羊群淋洗一下皮毛！（他冲出包外，疾风吹开了包
顶的毡子，他忙放下马鞍去拉包毡）你欺负我老头
吗？我非把你盖上，盖上！

〔包内灯被风吹灭屋内立即黑下来。斯琴拖着矿工李
永喊着上。〕

斯 琴：爸爸，爸爸！

道尔吉：（盖着包顶）什么？

斯 琴：快来帮我一把！

道尔吉：你没看见风要把包吹走吗？

斯 琴：快点，我拖着一个人！

道尔吉：（忙放下毡子跑过去与斯琴俩人将李永抬进包内放

下，二人急跑出包外盖好包頂进內）

斯 琴：爸爸，灯呢？

道尔吉：灯被风刮灭了，你到底背的什么人哪？

斯 琴：天黑看不清。爸爸，快点灯啊！

道尔吉：（点着灯，端灯照昏迷的李永，斯琴蹲下細看。）啊！是个汉人？

斯 琴：是汉人！他冻晕了。爸爸！快救他！〔道尔吉急放下灯，摸了摸李永的脉膊，忙向門外走去。

斯 琴：（耽心地跟上去）爸爸，有救嗎？

道尔吉：（轉身）斯琴！这个人已經不行啦，你从哪里背来的，快送到哪里去，我們不能救！

斯 琴：为什么，爸爸？

道尔吉：风雪刮了一天一夜了。（把女儿拉到一边，小聲地）再說，你知道他是好人，坏人哪！

斯 琴：要是坏人，救活他是非常必要的，要是好人就更應該救。

道尔吉：这不是救人的时候，我們社里的羊群要紧，羊群要被风雪卷进了冰湖，几千只羊就都完啦！

斯 琴：爸爸，不能眼看着他死了，你快救他，我去帮二組救羊去。（向門外走去）

道尔吉：（拉住女儿）不行！你快去看看羊圈，让我去！

斯 琴：（恳求地）爸爸！……

道尔吉：（急躁地）咳呀！我們的跃进計劃訂啦，保証今年不損伤一头羊！

斯 琴：爸爸！你怎么能見死不救呢，这是一条人命！

道尔吉：我沒跟你說嗎，这个人已經不行啦！

斯 琴：（焦急地）爸爸，你……

道尔吉：快去看羊去，在这場风暴里要糟損了羊，你这个小組

长可有責任！（奔向門口）

斯 琴：我知道！我是說……

道尔吉：知道就是不听话！快走！（走出包外）

斯 琴：爸爸！（追至門口）

道尔吉：（抱起馬鞍）快去看羊圈！（由左側下）〔馬蹄声漸远，斯琴关上包門。远处有追羊声。她想出去，但又不忍离开。她决定还是先救人，她拿起臉盆，冲到包外收进来一盆雪，忙解开李永的上衣，用雪擦他的前胸、手、脚，然后用皮袄、被褥盖好。到炉边升旺了火，倒了一碗茶，喂了李永两口。她无意地发现他身旁有个小皮夹，刚拾起来要打开看时，后边传来一陣羊群的畔叫声和巴特尔的喊声。

巴特尔：斯琴！斯琴！小組长！

斯 琴：（急将皮夹放到箱蓋上，推开包門）哎！哥哥！我在这里！

巴特尔：（急跑进包內）我們組里的羊……

斯 琴：哥哥，羊怎么啦？

巴特尔：怎么你还不知道，我們組的羊圈栏門开了，羊全跑光啦！

斯 琴：啊！

巴特尔：你这个小組长是怎么搞的，还在包里呆着！

斯 琴：哥哥，你听我說……

巴特尔：我們是模范小組！你……

斯 琴：哥哥，你別說了，我在这里看着一个人！

巴特尔：什么？人！（急端灯去看了看）啊！是汉人？（用手摸了摸）还有呼吸！

斯 琴：是有呼吸！看样子象个矿工，他倒在咱們羊圈門的旁边！

巴特尔：什么？他倒在咱们羊圈门的旁边了？（警惕地沉思）

斯琴：我听见二组的羊群跑啦，我刚跑过去，索木书记要我回来守住圈门，就发现他倒在那儿。哥哥，你看着他，我去救羊！（要走）

巴特尔：（叫住她）斯琴：你别去啦！

斯琴：不，哥哥，我不能眼看着我们小组的跃进计划被暴风雪吹破！羊，我去追它回来！（要走）

巴特尔：（拉住她）斯琴：你听我说，他倒在咱们羊圈的门旁，……说不定这羊就是他放走的！（拔出腰刀）给你，你在包里好好看着他，我去找索木书记报告。（急下）

〔风声响着。斯琴望着矿工的脸，这时道尔吉冒着风雪踉跄地冲进了包内，斯琴见状刚想去扶，道尔吉气哼哼地一甩手，将马鞭马衔扔到门旁，瘫软地歪倒床上。斯琴忙倒了一碗茶递给道尔吉。〕

道尔吉：（怒目望着斯琴）

斯琴：爸爸……

道尔吉：你是个社员，还是个医生？

斯琴：爸爸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！

道尔吉：我们的羊……

斯琴：爸爸，羊怎么啦？

道尔吉：（痛心）羊，羊被风雪卷到冰湖去啦！〔斯琴忙站起，围头巾，穿大衣。〕

道尔吉：（责备地）你这个小组长，共青团员，不能坚守岗位，却在家里守着这个僵尸！

斯琴：爸爸他没有死！

道尔吉：他没有死，我们的羊可快要死光了。你，你还有没有牧民的良心！

斯 琴：爸爸，牧民的良心不允許我見死不救；我既要救人，也要救回社里的羊！（向外走）

道尔吉：（忙站起来）好，讓我們一起走！

斯 琴：（回身拦住道尔吉）爸爸，你不能去，外边的风雪这么大……

道尔吉：我为什么不去？

斯 琴：爸爸，你累啦，你要留在家里看着他，他快醒了。

道尔吉：孩子，不是爸爸我見死不救啊！你是我的女儿，我不能讓你象不可馴服的烈馬那样任性，你还年輕，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。你为了这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崗位，栏門开了，羊跑了，你知道大家都在說你什么？

斯 琴：說我什么啦？

道尔吉：說你在包里躲避风雪，忘了工作，我的孩子，你是有罪的呀……

斯 琴：爸爸，我沒有忘記工作，我这就去。你一定要看着他，茶热了，你喂他喝茶吧。

道尔吉：索木書記讓我們提高警惕，防止坏人，你却把一个不清不白的人拉进了蒙古包……

斯 琴：爸爸，他要真是个坏人，我們不看着他，不就等于把他放跑了嗎？他要是个好人，不去救他，这对嗎？尤其他又是个汉族人，我們更应当救活他，这是党的民族政策，你要听毛主席的話呀！

道尔吉：什么？我多咱不听毛主席的話啦？

斯 琴：那你就應該留在家里看住他！

道尔吉：唉，誰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！……好，我留下，你快走。吧。

〔斯琴从右側下。〕

道尔吉：（发现斯琴的猎枪沒有拿走）斯琴，把枪带走。（追

下)

〔呼嘯的风声惊醒了昏迷的李永，他睜开眼睛，惊奇地张望着。半晌才喊出一句：“啊！蒙古包！”这时，一阵疾风吹开包頂的毡絮。他掙扎着去拉毡子，几次倒下又站起来，好容易拉住毡子，但按住这里，那里又被风刮起。最后，他又失去了知觉，晕倒在地上，但他手里仍然拉住毡子的一角。片刻，道尔吉老人回来，一走进包內便发现李永晕倒，急将他扶到床上，又忙拉住毡絮，可是灯又被刮灭了，这时李永又从昏迷中苏醒过来。

李 永：啊！快拉住包盖……

道尔吉：（吃了一惊）啊！你醒啦？（忙用繩拉住包上的毡子，然后一手扯着，一手擦火柴点着了灯）

李 永：啊！（狂喜地問道尔吉）老，老大爷！是你救了我？

道尔吉：啊，啊……你躺下吧。（风又吹开毡子，又用繩拴住）

李 永：（掙扎着向前移动）来，我来帮你，老大爷！

道尔吉：不，不，我一个人行，你快躺下。

李 永：（爬着）还是让我帮你，老大爷！

道尔吉：（抽出腰刀向李永威協地）别动！你再向前，我就……

李 永：（意料不到地）啊！你要干什么？

道尔吉：不許动。桌上有热茶，自己喝吧！（一手拉紧了繩）

李 永：（喝了两口）老大爷！我，我是好人哪！

道尔吉：是不是你放走了我們社里的羊？

李 永：不，我是个矿工！

道尔吉：矿工？

李 永：对，我在十一号井采煤；下了二班，风雪刮得我迷失了方向。

道尔吉：你叫什么名子？

李 永：我叫李永。

道尔吉：井下就你一个人采煤吗？

李 永：很多人，我们每班能采出五百多吨煤。

道尔吉：那你为什么一个人被风雪卷走呢？难道别人就不来救你？

李 永：我是掘进队的生产队长，为了我们全队的跃进计划，我下班晚了，别人不知道我被风雪卷走。

道尔吉：你是个矿工？把你的证件给我看看。

李 永：好的。（急摸口袋，没有摸到）老大爷，我的证件被风雪刮丢啦！

道尔吉：丢了？！

李 永：老大爷，我是好人，请您别误会。

道尔吉：你在这暴风雪的夜晚，倒在羊圈门旁，引诱我女儿来救你，放跑了我们社里的羊！

李 永：啊！原来是这样……

道尔吉：你别装糊涂，我知道你们专在这样的夜晚钻空子。

李 永：不，老大爷，你这是误会！

道尔吉：少废话！反正咱俩是有一个误会的，等一会你就会明白。

〔包上的毡絮又被风吹开。

李 永：（向前）老大爷，让我来帮你！

道尔吉：（“拍”一下把尖刀扎在地上）别动！快躺下。

〔李永回到原处。道尔吉持刀冲出门外去拉盖包，李永挣扎爬去帮拉包毡。

道尔吉：（在包外命令地）快躺下去！

〔李永又昏迷了。这时后边传来圈羊的声音，巴特尔同索木书记自右侧上。

巴特尔：爸爸，索木书记来啦！

〔二人急来帮助老人整修包。

索木书记：老阿爸！你好哇！

道尔吉：我倒好，可是老天爷，看我在这住的太久了，想把我的蒙古包吹到天上去。

索木书记：大风刮不走你的蒙古包，可刮走了我们三十一只羊！

道尔吉：还有三十一只羊没有找到；

索木书记：二组的羊全找到啦，你们组还缺三十一只羊没有找到。

道尔吉：咳！羊要见了冰湖是不会转动的，把冰卧化了，羊也就冻粘在冰上死掉了。

巴特尔：风雪刮得这样大，只好明天再找吧。

〔他们修好了包。

索木书记：巴特尔，咱们进去看看。

〔三人同进包内，老人替他们倒茶。

索木书记：（指李永）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吗？

巴特尔：对，要不是他，风雪再大也不会把我们的羊圈吹开。

索木书记：嘘……小点声，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哪一个嘎查有这样的人。

道尔吉：离我们最近的地方，有一个红星嘎查，不过那是个半农半牧区，虽然有汉族的弟兄，可没有象他这样打扮的呀，再说红星嘎查坐落在我们牧区的东南，而风向又是从西北向东南，怎么能把他卷到这里来呢？

索木书记：想一想，想一想！在我们北部有个边疆煤矿，他可能是那里的人。

巴特尔：对呀！我们牧区今年春天闹流行病的时候，不就是边

疆煤矿派来医生治好了咱们社员的病吗？

道尔吉：他说他是个矿工，可他拿不出证件。

索木书记：（见李永动了一下，忙扶起他）快，拿茶来！

〔道尔吉倒茶，索木喂李永喝，片刻，李永苏醒了。〕

李 永：快，快，拉住包哇！拉住……

索木书记：安静些，喝碗热茶。

李 永：（感激地向道尔吉）谢谢你，老大爷！（向索木）谢谢你，（向众人）谢谢大家救了我！

索木书记：你是煤矿工人吗？

李 永：对，我是个矿工！

索木书记：对不起，你有什么证件吗？

李 永：我的证件被风刮丢了！

道尔吉：（把索木书记拉到一边，轻声地）索木书记，这可要留意呀！他倒在咱们羊圈的旁边，就在这时候我们的羊跑了！

索木书记：（向巴特尔）巴特尔，你不是说斯琴救了他吗，斯琴同志到哪里去啦？

道尔吉：她找羊去啦，没和你们在一起吗？

巴特尔：哎呀，爸爸，你怎么能叫她一个人出去呢！

索木书记：巴特尔，快去找找她！

〔巴特尔急下。〕

道尔吉：（焦急地）糟了，我们丢了羊，可不能再丢了人！

〔这时后边传来斯琴圈羊、喊人的声音：“哎！孟和巴勒！快把羊圈栏门打开，把这几只冻伤的羊圈起来。”〕

索木书记：（向道尔吉）听，你的女儿回来啦。

道尔吉：（冲出去）斯琴！

〔斯琴从右急上，与道尔吉同进包内。〕

索木书记：我们的百灵鸟可飞回来啦！斯琴，你找回来几只羊？

斯 琴：索木書記，你多咱來的？（與索木握手）我順着湖邊一直找到雙山口，在山背坡找到了二十一只，回頭又跑到白樺嶺再也沒找到什麼。

索木書記：可能這十只羊沒有向雙山口跑。

斯 琴：（回身發現李永）啊，他醒啦！

道爾吉：（牢騷地）誰知道他是幹什麼的！

斯 琴：（忽然想起）哎，索木書記，我想起來啦，方才我用雪水給他擦身時，拾到他一個小皮夾，說不定就是他的證件！（拿來交給索木）

索木書記：（打開小皮夾，發現一個紅本，看清後，喜悅地向眾人）他是個礦工！

道爾吉：他真是礦工！

索木書記：（舉着紅本）大家看，這是他的會員證，還有一枚勞動模範獎章！斯琴！你做對啦！

李 永：（向斯琴）我要永遠記住你，斯琴同志！

索木書記：（走近李永，二人親切握手）同志，你受委屈了，因為在這樣暴風雪的夜晚，我們得提高警惕呀！

李 永：你們這樣做是應該的。（向眾）謝謝大家，在這樣緊張情況下還救了我的命。（回頭向道爾吉擁抱）謝謝你，老大爺！

索木書記：好嘍！我們還是先派人去通知你們煤礦吧，不然他們會找遍整個大草原哪！

斯 琴：對，告訴他們；就說這個漢族弟兄已經有了下落，等他身體養好，我們就把他送回去。

李 永：朋友們，不必費心了，天明我自己走回去。

道爾吉：要不就騎我那匹棗紅馬回去吧。

李 永：同志們，你們看，（來回走了幾步）我這不是能走嗎！

索木書記：李永同志，現在蒙族和漢族是一家人，請你把這兒

就当你自己的家吧！等你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以后，我們送你回矿。

李 永：亲爱的朋友們，千万别这样做，我感謝大家的好心，因为矿里正在搞生产大跃进，我必须明天早上赶回去。不过，我請求你們答应我，让我今天晚上去把你們丢失的羊找回来，我一定要找回来。

道尔吉：（向李永）孩子，羊丢了，我們会找到的，你好好休养吧。

索木书记：好啦，我看当前我們有个任务，就是給汉族工人弟兄烧飯吃！

众 人：（同时地）对！烧飯吃。

〔斯琴从厨柜拿出食品、酒类。远处传来汽車喇叭声。

巴特尔：（喊着上）索木书记！爸爸！我們的羊全找到啦！

索木书记：怎样全找到的！

巴特尔：我出去找斯琴，在北山恰好遇上煤矿的汽車，他們在到处找这位汉族工人，发现了咱們社里的羊，他們就給圈住啦！

〔这时工会李主席上。

李 永：（急跑过去拥抱李主席）哎呀！李主席！

李主席：哎呀！可找到你啦，你这一失踪不要紧，全矿撒下十路人馬到各处去找你呀！

李 永：李主席，快让我給你介绍！这是救我的索木书记、道尔吉老大爷、斯琴同志。

李主席（与大家握手）謝謝大家！李永同志失踪后，全宿舍的人都以为他一定埋到积雪里啦；真沒想到他得救了，还受到大家的照顧。让我代表全矿职工，向大家表示謝意！（敬礼，众人还礼）

索木书记：謝謝你們帮助找到了社里的羊。

李主席：没什么！没什么！

道尔吉：朋友們来喝一杯酒吧！（給每人一杯酒）

李 永：（拿出自己的奖章）斯琴同志，让我把这枚奖章贈送給你，做个紀念吧！

斯 琴：这，这怎么能……

道尔吉：收下吧，孩子！（他走到毛主席象前双手托起哈达向李主席）我們都是一家人了，为了咱們蒙汉民族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共同建設咱們伟大的祖国，請你收下它吧。

〔李主席接过哈达，这时风平雪住，东方閃出朝
罕。歌声四起，唱着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”。

索木书记：同志們！这都是我們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，今天使我們人民更加团结，生活更加美好；为了李永同志得救，为了多給国家增加煤炭，为了草原的牛羊兴旺，为了我們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，我們干杯，干杯吧！

〔众举杯互碰，后台歌声激昂。

——幕 落

矿 工

人物：

张有和：四十七岁，采煤班长。

张大娘：四十岁，有和之妻。

张振刚：二十三岁，有和之子，掘进队长。

孙世英：二十岁，第二队掘进队长。

王凤茹：二十岁，坑口统计员。

时间：一九五六年夏，某矿区。

地点：一间整洁的矿工住屋，正面有门，门上挂着一对奖状，门旁有柜橱，上边放着暖水瓶。在门的另一边放着衣挂，上边挂着矿工的安全帽和一件雨衣。正中心是一双大扇玻璃窗，从窗户可看到远处的矿井架和屋顶的轮廓，桌旁两把木靠椅。右侧是通向里屋的门，挂着门帘。

幕启：屋里没人。少顷，孙世英拿着一卷纸上。

孙世英：噢，怎么没人？（走向里屋门）张大娘，振刚在家吗？

张大娘：（扎着围裙走出）哟！世英来啦，快坐下。（用围裙擦手）

孙世英：大娘，振刚没回来吗？

张大娘：没有！这不刚下班连衣服也没顾得换，就去开团会去了，这孩子自从成了快速掘进队长，一点闲空也没有了。昨天晚上，划拉了半夜才睡。

孙世英：我大爷也没在家？

张大娘：咳！爷俩一个样。

孙世英：大娘啊，等一会我振刚哥回来，你告诉他在家等我一会啊。

（站起要走）

张大娘：看你这孩子，忙的屁股将沾炕就要走了！你有啥事呀？

孙世英：（拿起纸卷）这不是，和大伙提出个改编劳动组织合理化建议，我想和振刚研究一下，他文化高又有经验。

张大娘：他有什么经验，你们哥俩还不是一个样吗？

孙世英：我可赶不上他呀。（指奖状）你看他得的奖状！

张大娘：那你大爷还总批评他呢，这两天爷俩一见面就吵嘴。

孙世英：父子爷们还有什么说的。我大爷是咱们矿上的老前辈了，就连矿长都赞成，谁不说我大爷是个好样的。别说振刚，谁有毛病他也一样批评啊！

张大娘：你大爷呀，就是不知足，振刚多咱也没完不成任务，这才得了奖状几天哪，他又说他落后了，大侄，你背地里也劝劝你大爷。

孙世英：好吧！大娘我走啦。

张大娘：坐一会吧。忙什么的。

孙世英：不啦，我还有事呢。（下）

张大娘：（看孙世英的背影）这帮小伙子啊，就象一群小老虎似的，一天忙的头不抬眼不闭的。（进内）

（张振刚上。他烦躁的摘下帽子扔到床上，顺手拉开桌子的抽屉翻了一阵，但什么也没找到。）

张振刚，（向屋里）妈！

——张大娘声：“干什么？”

张振刚：我那张草图哪去啦？

——张大娘声：“什么草图啊？”

张振刚：就是我昨天晚上画的那个。（一面翻着桌上的东西）